

“伦敦的奥运遗产”之

奥运场馆如何可持续利用

本报记者 李佳霖

编者按:英国首相卡梅伦将伦敦奥运的遗产概括为:物质遗产、经济遗产、志愿遗产和体育遗产。伦敦奥运会华彩落幕,人类对于奥运遗产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奥运留给了伦敦什么?伦敦又将如何利用奥运的遗产?伦敦规划和利用奥运遗产的事例给世界怎样的启示?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奥运场馆成就了奥运赛事一个个辉煌的瞬间,但奥运之后,奥运场馆却成为一些城市的沉重负担,有些甚至成为城市的伤疤。大量使用现有场馆和新建临时场馆是伦敦奥运的最大亮点,甚至奥运主体育场“伦敦碗”也是“半个”临时场馆。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研究委员会”对于奥运主办国的建议是:能用现有的场馆就用现有的场馆,能够不新建场馆就尽量不新建场馆,能够用临时场馆最好用临时场馆。

伦敦奥运会34个比赛场馆中,仅有14个为新建体育馆。新建场馆中有8个临时场馆、6个永久性场馆。大量使用现有场馆,建设临时性场馆,可以说充分遵守了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研究委员会”的要求。

充分利用现有场地 白厅附近建沙排场

与其他奥运主办城市相比,伦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体育场馆和公共场地。伦敦奥组委认为,“可持续性”是本届奥运会的主要特色。除了利用已有体育馆,伦敦还在一些著名景点临时建造场馆,甚至政治中心白厅和一些皇家公园也被“征用”。

首先被奥组委“征用”的比赛场馆自然是符合奥运标准的著名体育场,如温布尔顿网球场、温布利球场等,这是最节约资源的方法。英国最大的足球场温布利体育场本来差点被节俭的英国人当做奥运主体育场,后来它仅仅作为奥运六大足球场之一。其他的奥运足球场也基本上使用各俱乐部的球场,如老特拉福德球场、圣詹姆斯公园球场等。

与温布利体育场紧邻的温布利体育馆举办了羽毛球的比赛,并且在启用前只对其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造。世界最负盛名的草场网球场地温布尔顿球场是伦敦奥运会的网球场地,

2012年温网落幕3周后,奥运网球赛事就在这里打响。除此之外,著名的伊顿-多尼水上中心被作为赛艇场地,布兰兹-哈奇赛道成为自行车赛场。

由于市内的公共用地有限,伦敦还将公园等公共场所改造为奥运场地,甚至不惜动用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政治场所。

伦敦皇家骑兵团阅兵场紧邻英国的政府机关白厅,是伦敦重大典礼的举办地,也是每年英国女王生日检阅仪仗队的地方。伦敦奥运的沙滩排球赛场就在这块场地搭建。

伦敦最古老的皇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格林威治公园中临时建造了一座马术场,而可以容纳2.4万人的马术比赛看台以及比赛设施都将在残奥会后被拆除。除了格林威治公园,海德公园举行了铁人三项以及公开水域游泳比赛,里士满公园和布希公园成为了自行车比赛场。

临时场馆可再利用 永久场馆有新用户

2008年,伦敦奥运会给世界的5个承诺中,第四条便是“使得奥运公园成为可持续利用的模板”。在奥运场馆建设之时,伦敦就开始计划它们在奥运之后的经营问题。

在14座新建场馆中,有8座为临时性建筑,奥运盛会全部结束后,它们将被全部拆除,其建材和设备将被运往其他地区重新使用。据报道,伦敦奥运的每一个场馆,至少25%的原材料必须是可持续利用的。

伦敦奥运会篮球馆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临时场馆,该馆堪称可持续利用的典范。场馆建造时花费了1000吨钢材,共有1.2万个座椅,但奥运会结束后它将被整体拆除,场馆内的材料包括座椅全部可以回收利用。作为奥运之后最大的“商品”,奥运篮球馆将很可能在其他地方重建,对临时场馆同样热衷的2016年里约奥组委对它很感兴趣,斯文顿体育中心也有意购买。

同时为临时新建场馆,曲棍球中心将被移走,加入伊顿庄园建筑群;位于伦敦东部的哈德雷庄园自行车场也将被拆除;一些修建于著名景区的临时场馆也将被全部拆除,如格林威治公园的马术场,皇家炮兵营的射击、射箭场等。

相比临时场馆,永久性场馆的“后奥运”命运更引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伦敦新建的永久性场馆基本上集中在奥林匹克公园内,几个场馆的改造也将服从于奥运公园的整体改造计划。

与北京水立方同等地位的伦敦水上运动中心,被人们称为“海浪”。奥运会结束后,“海浪”的两个“翅膀”将被拆除。“瘦身”后的水上中心将被开辟为5个游泳池,向社会公众开放。

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北部的自行车场将增加两条赛道,并且向社会开放,这将帮助伦敦成为世界自行车运动的中心之一;手球馆将被改造为社区体育馆,可回收的座椅被拆除后,体育馆可进行篮球、手球、羽毛球、武术等多项比赛;20年内,奥运村将被改建成拥有2818套单元房的5个住宅



图:伦敦奥运会后,奥林匹克公园内,人们正在享受户外运动。

小区,可容纳8000人居住,其中1379套将作为保障房向穷人开放,其他将向社会拍卖。

“伦敦碗”瘦身三分之二 将变足球场或F1赛车场

无论是北京的鸟巢、雅典的奥林匹克综合体育场,还是伦敦举办1948年奥运会的温布利体育场(2003年被拆除重建),历届奥运会的主体场馆都会成为该届奥运会的象征,成为奥运城市的地标建筑,甚至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但是,2012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伦敦碗”是个例外,残奥会结束之后,它将面临被“瘦身”改建的命运。

伦敦奥运场馆建造顾问、“伦敦碗”设计公司Populous设计师菲利普·詹森曾表示,“伦敦已经有很多标志性建筑,我们不需要为了展示伦敦的魅力而从特殊的方式上去表达。”

于是,在建造“伦敦碗”的时候,设计者便开始计划如何将其拆卸改造。体育场建成时拥有8万个座位,分上下两部分,但是其中只有下层的2.5万个为永久性座位,上边4层5.5万个座位为临时性座位,由可拆卸的轻质铁架组装而成,残奥会结束后将被拆除,届时“伦敦碗”将“瘦身”成为中型的社区体育场。

它的顶棚、外部围墙、内部包围圈等部分相互独立,像积木一样拼装而成,这样的设计降低了拆卸的成本,尽管那仍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拆卸工程。同时,体育场的停车场和休息室被设计在场外,这就大大节省了建筑面积,同时又能保证奥运会各项田径赛事的举行。

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对“伦敦碗”的经营方式为租赁。但如今,“伦敦碗”的租客仍然悬而未决。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目前的4份竞标方案中,西汉姆联、热刺俱乐部、莱顿东方俱乐部的方案都将使其变为足球场,而另一份方案中,“伦敦碗”将变身F1赛道。

伦敦遗产发展公司主席丹尼尔·莫伊伦则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寻找一个固定的租户”,但不排除没有固定租户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奥运的田径赛道将会保留,以保证201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举行,这是伦敦对于奥委会的承诺。

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山西娄烦县提出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规划修复原有的水帘洞、悟空出世石、猴王庙等古建筑。两年过去,除了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以及4层楼高的接待中心外,其他规划都未实施,但已投入6000多万元。

孙悟空原是小说人物,偏要给他找个“故里”,这听来就觉得滑稽。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为抢夺这一“香饽饽”争论不休,前后出现过山东说、河南说、福建说、江苏连云港说等“考证”。一个虚拟的故里,居然还有好几个地方争抢,更是一种黑色幽默。极其可笑的是,还有些“专家”煞有介事对此进行研究,连当地部分居民姓孙也成了 一个论据,这孙悟空的子孙未免进化得太快了!

上面所说不妨当做笑话。当地政府部门对此大概也心知肚明,只不过诉求点不同,一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地方看来,找到这么一个文化卖点,既可满足招商引资需要,又可给地方政绩披上文化外衣,显得冠冕堂皇一些。尽管当地政府对该项目并未给予直接资金支持,但土地出让、政策扶持使用的也是公共资源。如今项目变成烂尾工程,当地相关部门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

放眼国内,类似的文化烂尾工程实在不少。如去年底轰烈烈举行过揭牌仪式的河南汝南县“梁祝故里”项目,因开发商自身经济问题,目前除牌坊和部分枯萎的景观树外,工程再无任何进展。事实上,即便这些文化项目建成,也不过是一种文化“闹尾工程”。相关工程虽美其名曰文化项目,实则依托于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文学故事,并无多少真实历史底蕴。这样的工程项目,只不过是历史文化长廊中的一段闹尾,毫无美感,一无所用,还容易发灾发烂。

尤其是,一些地方历史积淀深厚,却不知出于何故,好好的文物古迹不去保护,偏要跟其他地方争抢假古董。为此,甚至不惜拆毁文物,建造山寨文物。还有一些老胡同、老建筑被彻底拆毁,原地却建起所谓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被修缮一新,加盖违章建筑,然后当做豪宅挂牌出售。如此“以旧换新”的结果,就是GDP增加了,政绩内亮了,可是真文物没了,文化传承也就无从谈起。就这样,有些地方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在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产业不假,可哪里看得见“文化”二字?公众看到的,无非是文化闹剧而已。这些所谓文化产业、文化工程,除了像变戏法一样地忽悠钱,很难说有什么文化含金量。

热衷于搞这类文化“闹尾工程”的地方,是该醒醒了。这种戏码公众早就看穿,开发商也渐渐没多大兴趣跑龙套,很快就要演不下去了。再说,有这资金有这热情,不如好好盘点家底,把地方上真正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遗产保护起来。这不仅是一笔无形的精神遗产,也是十分可观的地方文化品牌。左手是政绩,右手也是政绩,保护好文物遗产,合理加以利用,这岂不是更加顺应民意,也更加可持续发展?

魏英杰

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是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唯一早期北方少数民族王国都城遗址。屹立沙滩上的皇城雄姿,坚如磐石的白色墙头,林立的马面,高耸的角楼,独特的结构和雄伟的宫殿楼观遗址,清晰地勾勒出这座大夏国都城的轮廓和规模。统万城独特的建筑形式及各类珍贵文物使其成为研究大夏至西夏延续5个世纪的草原民族建筑艺术、探讨地区文化和历史的一处考古旅游胜地。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正对统万城西城的西南角进行针对性加固保护,并积极为统万城中报世界文化遗产。图为中外学者、专家、游人纷纷到毛乌素沙漠对统万城进行考察、怀古。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河北宣化将修复3500米古城墙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河北宣化文保部门了解到,全长3500米的宣化古城北城墙修复项目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立项,将于近日开工。目前宣化已完成西城墙、南城墙的修复及大南门城台、城门楼重建,初步复原了宣化古重镇“京师锁钥”的历史旧貌。

宣化区文保所所长、古城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刘海文介绍,宣化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周长12120米,为正方形城堡。此次北城墙修复项目方案是按照《宣化古城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编制》整体设计进行的,总投资2亿元。

宣化古城是中国北方现存古

城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著名城池,为明长城九镇之首。古城原有7门,每个门墩台上都建有城楼,门外筑瓮城,瓮城之外有月城,月城外挖护城河、设吊桥。城外四角筑高台、建悬楼,四角建有护城台,驻士兵把守,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从2005年开始,宣化启动了宣化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古城环境整治、古城墙维修、古遗产展示、古城勘探等工作,目前已相继完成大南门城台、城门楼重建、西城墙中段、北段2175米、南城墙中段177米及城墙西北角角楼的修复,还实施了辽代墓葬壁画群防水渗漏、宣化博物馆改造等23个项目。(巩志宏)

隆安发现古骆越大型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

据新华社消息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日前在广西隆安发现一座5000多年前的古骆越大型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该遗址群以乔建镇儒浩稻神山为主体,包括高岭、大岭等祭祀坛,面积约10平方公里。

稻神山壮语叫“芭娅”,也叫金榜山,是隆安历史上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隆安时曾慕名考察了金榜山,并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述了金榜山的迷人风貌。

稻神山实际上是一座大石铲文化时代的岩洞葬遗址,其中最大的一个岩洞葬有石城封砌,但已被人盗挖。此次发现的骆越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位于稻神山南面,祭祀遗址分布于各个山坡的坡顶,多筑有夯土的祭祀坛,祭祀坛上有众多大石铲祭祀坑。

稻神山祭祀遗址群的面貌与其他大石铲祭祀遗址有所不同:一是祭祀遗址非常集中,并且致密地向着稻神山分布;二是祭祀遗址上多散布有打碎的砺石,其形状多为半粒谷尖形、马鞍形和墓碑形;三是石铲祭祀坑内多散撒有黑橄榄核。

据专家分析,因其为稻作文化祭祀遗址,因此设立和放置的物品多和稻作祭祀有关,是有意识的宗教信仰祭品。壮族民间向来有古代的稻谷长得如柚子般大的传说,而放置橄榄、卵石则寄托稻谷丰收的意愿。祭祀时将砺石打碎是古骆越人的传统风俗,它来源于伏羲兄妹结婚生出砺石,后将砺石打碎撒遍各处才使人类再生的传说,也是当地民众祈求禾苗快长、人丁兴旺的一种方式。(卢美婷 刘晓莉)

开封古城改造:规划无硬伤,关键在实施

李绍心

8月中旬,有媒体报道称,河南开封拟将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同时还要建设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4年内从老城区搬离。该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有网友指责这是一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也有网友提出复建古城只能是“得其形,而失其魂”。

近日,笔者偶遇《开封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负责人、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他从规划的角度介绍了开封古城改造的原因及方案。他认为,政府的夸大宣传可能导致了误解,开封的古城规划符合城市规划与名城保护规范的要求,也符合开封古城功能提升的需要。城市的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古城保护和更新的关系。同时,有关文保人士指出,开封的旧城改造、新城建设能否严格按照规划执行,更值得关注。

搬迁为古城解压, 4年搬完仅是口号

根据《开封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人口规划”部分,开封古城13平方公里内现有近28万人,人口密度较大,需要逐步降低古城人口密度,缓解古城容量压力。按照规划,若要达到理想人口数量,须搬迁11.5万人。

开封老城区市政设施落后,有成片的棚户区,市内流传着“开封啥都缺,就是不缺棚户区”的说

法。据阮仪三介绍,居住条件差的老城居民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于是翻建老建筑,插建新建筑,一些有价值的老建筑被改成了现代建筑,极大地破坏了古城的整体历史风貌,对古城街巷格局的保护延续构成威胁。

在阮仪三看来,适当的搬迁可以保护老城和改善居民生活。据其介绍,1937年以来,城中的老建筑就没有修缮过,而且老建筑经过产权的多次更迭,造成管理混乱,破坏严重。“比如解放后土改,地主的房子分给老百姓住,老百姓觉得不是自己的房子,不用心维护。后来又公私合营,房子是公家的,老百姓更不在乎房子了。再到下放农村,人走房空,老房子的修缮更谈不上。”同时,人口又在急剧增加,“所有住房中的人口都翻了三番甚至四番”。这些都加剧了老城区建筑的失修状况。

棚户区吃水难、排污难、取暖难、入厕难,不少棚户区居民也都盼望搬迁。“不但所有的老房子都负荷过重,而且住在其中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再有点地震等自然灾害,老百姓生活真难以继。”阮仪三说。

阮仪三并不认同4年搬迁三分之一居民的说法。“古城不是能一天修复成的。所谓4年搬完只是政府的口号而已。”据他介绍,面积为14平方公里的苏州古城,人口逐步搬迁用了20年时间。

据了解,搬迁工作并没有大范围铺开,目前只是将龙亭湖东

片两个街坊作为试点。试点工作自2010年就已开始,涉及的人口有1.2万人,除了这两个试点街坊,其他区域大规模的旧城修缮并未开始。

古城应该保护修复,有机更新

对于网上争议的“4年重造北宋汴京”“千亿造汴京”的说法,阮仪三并不认同。“地方上或许有些夸大的口号。”“我最反对‘打造’古城的说法,古城应该保护修复,有机更新。”

但是,阮仪三对于开封“宋都”的定位表示认可。“鉴于宋东京城的重要地位,宋都的提法具有唯一性,能说明开封最为辉煌的历史价值。”据了解,开封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北宋东京城遗址,包括铁塔、繁塔、州桥遗址等。州桥遗址为市级文保单位,其他4处为国保单位。

从《规划》中可以看到,“保护延续历史风貌”被作为第一要点,保护主体有文保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和河湖水系4个方面。在古城整体格局与风貌控制上,《规划》提出的原则是“城墙坊巷格局不变,河湖水系环境不变,千年轴线位置不变;建筑体量不高不大不突出,建筑风格宋而新、汴而新,建筑色彩青瓦亮窗灰基调”。

开封古城内33处文保单位中,5处为国保单位,5处为省保单位。国保单位之一的明城墙遗址,经过保护与整治,城墙的南段、北段、东北段已经完全显露出

来,保存状况完好。

而在龙亭湖公园等河湖水系风貌区,以及已被拆迁地区,新建部分仿古建筑也在所难免。

阮仪三介绍,开封古城内没有文物复建项目,几处复建建筑都是被作为景观标志建筑来复建的。古城中的景观建筑对古城整体风貌是有帮助的。“鼓楼是作为城市标志物复建的,主要是景观作用。金明池项目也只是借金明池的名气建设了主题酒店,相当于文化产业项目。”

阮仪三说,《规划》充分考虑到如何保持和延续古城历史风貌的问题,并提出了“宋式、宋风、宋韵”的基本原则:“宋式建筑采用典型的宋代建筑样式,宋风建筑采用局部的宋式建筑符号,宋韵建筑采用神似的建筑设计手法,鼓励创新,而非复古。而汴西新城在格局风貌上也要能够延续和传承汴京文脉。”但他也表示,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不能“拆旧新建”,建设仿古建筑,在书店街的保护中,就没有出现新建仿古建筑。

规划合理能否严格执行?

“规划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按规划实施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姚远认为。

而这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据同样由阮仪三负责的《台儿庄古城修繕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人员介绍,台儿庄古城的复建在操作时就有些不符合规划。“整

体上还是按照规划来实施的,但是一些我们要求保留的建筑,一些要求按当地的风格和传统风貌来保护的街区,在实施时与规划有些出入。”

据悉,丁字街内原本控高2层的中西合璧折衷主义风格的近代建筑,基本重建为纯粹的欧式风格建筑,控高1到2层的顺河街原为鲁南地方民居风格也改为3到4层的雕饰繁缛的山西建筑风格。“其尺度一变,城市原来的肌理跟着也会变。”该编制人员说。

据其介绍,台儿庄的复建工程,在一期实施时还按规划进行,但到二期、三期时,随着政府实施经验的增加和现实使用的考量,就已经不太能按规划控制要求实施了。“其实在规划时,就与当地领导有过不少激烈的意见交锋,规划做完了,交给当地政府实施,时间一长就不在规划方控制范围内了。”

“必须要完善规划实施的相关制度,现在的操作机制不但暴露出行政干预的强势,也说明规划的权威性和尊严时时被侵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他认为,任何一个规划做出来之后,操作时做调整在所难免,但是以何种方式调整,请哪些专家来认证,有无经过原规划方的同意等,现存的制度对这些环节都没有可遵循的规定。姚远认为,规划应该公示,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当地主管部门、文物保护志愿者、媒体等都应该对其行监督,保证实际操作能按规划来实施。